

创作心语  
耕耘人文,探寻崇高

1935年5月3日,上海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的影片《风云儿女》,进行了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首次录音。《义勇军进行曲》原名《进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在录音前,出资赞助影片拍摄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朱东瀾建议将歌曲改名为《义勇军进行曲》,以凸显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敌斗志。

1935年5月24日,抗战影片《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上演,影片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随即传遍祖国的大江南北。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1949年10月1日,《义勇军进行曲》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上奏响。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正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2017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于当年10月1日起施行。

从《进行曲》到《义勇军进行曲》,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一首歌曲彰显着中华儿女顽强不屈、奋勇抗争的爱国主义精神。上海歌剧院日前创演的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以广角的、历史的镜像,将这首永恒旋律的诞生历程再现于舞台。

—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国歌的诞生地。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不仅是展现一个戏剧化的故事,更是呈现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将当年勇立潮头的中华好儿女艺术地重现于舞台。

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重点聚焦6个人物,即田汉、聂耳、夏衍、司徒慧敏、许幸之、王人美。那时,他们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年龄最大的田汉也不过30岁出头,聂耳不过20岁出头。他们的思想和精神充满蓬勃朝气与活力。这也要求这部歌剧应该具备4个方面的重要特征或艺术追求:“历史的”“青春的”“红色的”“先锋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文化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团结进步知识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冲破国民党文化“围剿”、发动抗日救亡运动,起到巨大推动作用。1932年,我党在上海成立以夏衍为组长的“党的电影小组”,拉开了左翼电影运动的大幕。在“党的电影小组”领导下,左翼电影人在国民党出台众多打压先进革命文化反动措施的白色恐怖环境中,坚持大众化作品的创作方向,制作了70多部反映政治风云、全民抗战、社会问题、民生疾苦和国家危机的影片。这些影片不但在当时是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的优秀作品,在今天看来仍不乏经典性。这其中就有我们重点关注的影片《风云儿女》。有了电影《风云儿女》才有了歌曲

# 从历史舞台到艺术舞台

关于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谈

■游峰之

《义勇军进行曲》,才有了表现这一历史的民族歌剧作品。

左翼电影运动开辟了中国电影民族化、大众化的发展道路,培养了一大批电影文化新生力量。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讲述的就是在左翼电影运动推动下,进步和革命的中国电影对当时和今天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故事。

二

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以左翼文化运动中的几位重要成员——田汉、聂耳、夏衍、司徒慧敏、许幸之、王人美等为主人公,展现他们在淞沪抗战爆发后至《义勇军进行曲》在全国唱响这一时期的经历与情感。同时,作品通过对时代社会环境的表现,传达出《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当时、诞生于上海的必然。

从题材上看,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是一部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我们在创作中遵循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所谓“大事不虚”,指的是剧中所涉及的事件,全部为真实的历史事件;歌剧中的主要角色,田汉、聂耳、夏衍、司徒慧敏、许幸之、王人美等,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所谓“小事不拘”,是指剧中一些具体的情节、人物的具体情感、特定戏剧环境中人物的语言、个别人物设置,有虚构或重组的成分在其中。但是,这种“虚构”是基于历史和现

实实的虚构。正如鲁迅所说:“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我们是听到过的,因为后者须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

三

全剧共两幕六场,有序章和尾声,叙事按时间顺序展开。剧作整体来看是采用的正叙手法,但并非传统的线性叙事,而是沿着《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时间轴,将与《义勇军进行曲》关系密切的人物、事件交织在一起,拓展出立体叙事空间。同时,剧作并没有将着眼点放在某一个或几个人物的成长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上,而是紧密围绕一首伟大作品的诞生,通过相关人物在这一过程中的行为展开叙述,推动故事的发展。同时,作品还抓住几个特定的时间节点,对主要人物的内心情感进行抒发。

作为一部反映历史真实的歌剧作品,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也是一部“群像剧”。在这首永恒旋律的诞生过程中,每个人物都有其需要完成的使命。剧中几位人物在特定环境、事件中均有相关唱段。在群像展现的基础上,本剧突出对《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曲作者聂耳的形象塑造。剧作还设置了重要段落表现身为党员的夏衍在“党的电影小组”中发挥的作用,以此展现左翼文化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的真实历史。

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中的主人公,都是当时才华横溢的知识和文化界人士,也是那个时代中国文化界的“义勇军”。因此,在创作中,我们既力图在作品中体现历史的厚重与深远内涵,也充分发挥艺术创作的想象,让舞台演出表现出英勇浪漫的革命主义气质,并使之与剧中人物的形象、故事相契合。

在唱词上,作品兼顾戏剧性与叙述性,同时重点关注歌剧内在的音乐性。无论是咏叹、合唱、重唱,还是带有叙事性的宣叙,都遵循中国语言四声的特点,注意唱词的合辙押韵与语感音乐特征。此外,剧本还对演唱形式进行精心设计。比如,聂耳在亭子间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时,与田汉吟诵唱词的对唱、重唱;聂耳将完成《义勇军进行曲》时,与田汉遥相呼应的重唱等,为作曲家的音乐创作和导演对舞台呈现的构思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

历史是丰厚的,舞台是局限的。对于一部演出时长只有两个小时的歌剧而言,在展现恢宏壮阔的革命历史时,难以做到全面兼顾。如此,就需要在大量的素材中取舍,选择适合歌剧艺术表现、妥帖表达创作主题的人物与事件来结构剧本,力求在凸显思想内涵和时代意义的同时,塑造出鲜活的人物、讲述富有情感冲击力的故事,将历史以生动的面貌展现给观众。

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立足于将近90年前的历史,旨在让今天更多的人了解并牢记那段历史。只有不忘来路,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当下,才能更坚定地走向未来。革命战争年代,田汉、聂耳创作的光辉乐章,鼓舞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奋勇前行。今天,创作出弘扬主旋律、传递精神能量、无愧于时代的文艺作品,是我们文艺工作者应当自觉肩负并努力完成使命任务。

(作者系《歌剧》杂志执行主编,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编剧)

# 且留深情在边防

——长篇军旅小说《牧羊海子没有海》读评

■张志强

## 作品读评

文本空间,审美之境



“海子”就是湖,也是生命之源。“据嘎查(蒙古语意,村庄)的老人说,几十年前昭华庙附近还真有一小片海子,有海子也就有绿树青草,是牧羊海子漫天黄沙里的小福地。”曾经的海子让沙漠里的人创造了传奇,无水的海子依然是他们的家园。这里驻扎着热爱牧羊海子的边防连军驼队。这就是青年作家阿昕为长篇军旅小说《牧羊海子没有海》(中国言实出版社,2023年1月)构设的时空环境。

《牧羊海子没有海》讲述的是人民军队最后一支军驼队渐行渐远的生活故事。这是一支由几十位边防战士组成的沙漠硬汉队伍。连长巴特和指导员秦恩东带着这支边防连军驼队驻扎在阿拉善地区的边防线上。他们在遍布流沙、荒漠、戈壁的牧羊海子,承担着巡防边地、保护牧民安全、救灾、支援沙漠地区建设等任务。他们依赖沙漠而存在,也因沙漠而获得生命力。

主人公巴特是巴丹吉林沙漠土生土长的人,18岁参军来到牧羊海子边防连军驼队。后来,他到军校学习,本有机会分配到城市或条件优越的部队,却一门心思回到牧羊海子,继续驻守边防。巴特的信念是“生在沙漠,长在沙漠,离开沙漠,是为了再回到沙漠”。他是沙漠之子,就像一只骆驼,对沙漠有着深厚而执着的感情。他熟悉沙漠的脾气,对这里的人与骆驼有着情同手足的依恋。

指导员秦恩东比巴特晚一年到来,但对沙漠、军驼队同样有深厚情谊。虽然他们性格迥异,却在长期边防生活中与几十个战友、30峰骆驼结为生死不离的伙伴。秦恩东也有多次机会离开这个艰苦而又苍凉的荒原,但都放弃了,他愿以青春和生命与这片土地长相厮守。

与牧羊海子最亲近的人,当属土生土长在这里的排长巴尔虎。他的家就在军驼队附近,从小听着军队的号声作息,与军驼队的战士们打成一片,长大后当兵又成为其中一员。他热爱部队,也对骆驼深怀感情。巴尔虎小时候因有一峰骆驼死去而数日不吃不喝。他是为骆驼而生,也是为军驼队而生,军驼是他生命中的重要部分。

牧羊海子是个极为艰苦的地方,人烟稀少,荒芜辽阔。当新战士哈拉满心期待,沿沿海城市丹东奔赴另一个他以为同样是有的地方——既然叫“海子”一定是一片碧波荡漾之地——却不料“经历了火车的4次换站,坐车、等车、再坐车、再等车……终于走出一个跟门市部门面一样大小的火车站”。“可还没有在这西北大地上肆意伸展腿脚,就被扔进拥挤的大蓬车后厢”,又经过24小时的颠簸,“经历了无数次蹲久腿麻、坐久屁股疼、跑久膝抽筋、蹲久再腿麻的翻来覆去”。“可没等站稳,他又被一把扶上跪着的骆驼上”……如此艰辛地来到了部队驻地。这时他才真正来到“牧羊海子”。在这样艰苦而荒凉的地方,人变得更加团结友爱,情深谊长。几十个士兵和30峰骆驼以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是这片沙漠腹地的生命。他们共生共存,天然的情感使得他们胜似一家人。

后来,这支特殊的连队编制要被撤销。边防连军驼队战士们在即将离别的时刻,用坚守和温情对牧羊海子说再见。作品以饱含深情的笔墨写出边防连军驼队战士对自然、对部队刻骨铭心的爱,以诗意盎然的词句抒写了一曲守望与执着的边防壮歌。

作品饱含着战士们对军驼的挚爱,对沙漠的深情,对草原的留恋以及与当地蒙古族人民难舍难分的情感。大漠风雪,行走在队最前面的骆驼孟和,在狂风大雪、寸步难行的“白灾”中,勇敢地与战士们一起奔走在边防线上。勇敢坚毅

的母驼莲花,与战士们日日相伴,守望与巡防……在牧羊海子,人与沙漠、骆驼结成的关系,不仅是生存生活空间、劳动工作伙伴关系,更有形影相随的深切情感连结。

爱是贯穿于这部作品深层的血脉,成为其鲜明标志。作品所书写的“爱”,燃烧着烈焰,烙印着长期孤独生活在沙漠边地人的特有性格。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自然间的纯朴与厚实的情感是在岁月与荒芜中形成的,由此,也更显得宝贵,有如沙漠里的“海子”。这片无际的“牧羊海子”是有“海”的,那片比金子还贵重的“海子”就是战士们对这片土地和人民的深情。苍天厚土,一往情深,天荒地老,血脉相连。他们的情感比记忆中的“海子”更丰饶而纯净,他们依赖这片深情存活。

荒原与沙漠是冷峻的,战士们心中的血却是滚烫的。生命在这里开花结果,爱成为生命的“海子”。战士们对军驼和部队的热爱,让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感受到精神的富足与饱满。

《牧羊海子没有海》是一部讲述离别的作品。时代背景下,边防连军驼队被现代化的部队替代,这是历史的必然与进步。军人的一生要经历数次刻骨铭心的离别——参军与家人的道别,退伍与部队战友的告别,远征与故土的离别……《牧羊海子没有海》写的离别,有人与人之间的挥手别离,也有人与荒漠、与朝夕相伴骆驼的永久分离。作品字里行间鲜活地流淌着作者对于草原与边防官兵的炽热情怀。

这也是一部记录一支“特殊”部队光荣历史的作品。为适应自然环境等客观条件,人民军队在特定历史时期和条件下组建过有军犬、军马等动物的部队。这些动物经过精心训练,执行过很多人力难以完成的任务。军驼也是其中之一,它承担了沙漠戈壁荒滩的运输、巡逻、救援等重任。作品《牧羊海子没有海》以小说形式写下军驼的昔日荣光。

同时,这也是一部描写硬汉的作品。这里的硬汉,就是时刻经受艰苦自然环境和边防军旅生活锤炼而依然挺拔屹立、坚定执着的战士们。他们虽然要告别边防、告别军驼队,但传承了大漠骆驼般坚定、执着、忍耐、不惧艰辛的精神品格。

# 虚构文学的现实质感

——长篇小说《夜北平1938》读评

■张凡 张钰尧

长篇小说《夜北平1938》(花城出版社,2023年12月)是作家邱振刚推出的谍战题材新作。作品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谍战故事——受阻于台儿庄的日急需用火支援,驻北平日军承担起驰援任务;此时,北平的抗日地下组织必须破坏阻止日军的这一计划与行动。作品中,各方势力明里暗里激烈交锋、角逐,最终抗日地下组织成功挫败日军阴谋,炸毁军火。

在人物塑造方面,作品突破简单的二元对立,让分属不同阵营的人物在具体情境与冲突中,经受价值判断与思想精神的互见与试炼,塑造出穆兴科、路文霖、藤田泽美等复杂而饱满的人物形象。同时,作品以此为基础表达对战争与伦理的理解。小说中,北平老字号天祥泰绸缎庄的长子穆兴科,18岁时怀着满腔爱国热情离家投身北伐军。然而,他起初天真浪漫的参军热情,很快在军阀混战的黑暗和腐败中消弭。此后,穆兴科出国留学,希望寻求外国崛起强大的秘诀,并借此助力国家发展强大。留学期间,他被日本军官森本峯洗脑,成为代号为“佩剑”的日方间谍。此后,穆兴科与奔走在爱国救亡路上、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弟弟穆立民分道扬镳。穆兴科确实出卖了昔日战友,而且还处心积虑地从弟弟穆立民那里打探延安方面的特工名单。穆兴科虽然怀疑弟弟穆立民是作战经验丰富的共产党特工,但出于血缘亲情本能的关心和爱护,让他不厌其烦地教导、提醒穆立民要对一切保持高度怀疑,甚至包括他自己。最终,穆兴科的间谍身份被弟弟穆立民识破并被其铲除。这一人物关系的设置,为谍战题材作品人物的对立与冲突增添了新内容。

作品对路文霖虽然着墨不多,但这

一人物形象却细致勾画出当时叛国者的形象。小说中,路文霖首先以可憎的面目出现,最终带着浓郁的悲剧感死去。路文霖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小地主家庭,后来入学东北讲武堂,毕业后顺理成章地进入奉系军阀部队,成为一名军官。当东北被日本人占领后,出于对故土的眷恋和对自身生命的顾惜,他不愿远走他乡,也没有拼命抵抗,而是第一时间脱下军装,选择苟且偷生。然而,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路文霖归田隐居的理想是天真的,其后果也是致命的。路文霖很快就被日本人推向台前,签发一些卖国祸民的文件。他自嘲自己变成了“傀儡中的傀儡”,却无力反抗,只能在灵魂的炼狱和各种死亡威胁中惶惶不可终日。当看清形势后,路文霖选择为家人留好退路,自己则在麻木的平静中走向灭亡。

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反派人物,作品中穆兴科、路文霖的死,并没有想象中的大快人心——穆兴科的七滴血迹、路文霖的当胸一枪,惨淡结局让人唏嘘不已,也发人深省。作品剖析这些人物的形象,为其情感与选择、动机与行为做出阐释,从而拓展了小说阐述和思辨的空间。

作品中,无论是对于北平世态人情的刻画,还是对风物习俗的描绘,都展现出绵长深厚的叙事张力。作品不仅在变幻莫测的时代风云中,呈现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历史的偶然性,而且在此基础上对精神维度进行了深入开掘。

作品忠实于历史的样貌,建立起小说文本和具体历史背景之间的关联。小说依托历史参与者的讲述,深入挖掘个体经历和感受。这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对历史进程和走向有重大影响个体的生活与情感,从而使得宏阔的历史叙事具有可触摸、可感知的质地。正如作者所

言,只有依托于真实的、具体的历史,剧情才有更坚实的基础,读者才能够在剧情中感受到历史的回声。

“反转再反转”是小说蕴含的重要活力因素。作品在历史的河床上顺着时间方向梳理历史事件、拾取特定的故事细节,充分利用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及戏剧性,在接连的反转故事中,彰显出谍战题材小说的独特意蕴。同时,作品对历史“具体”的执着确认,对人物塑造的匠心独运和对于叙事细节的把控与艺术加工,弥合了虚构与真实之间的裂隙,赋予虚构的文学作品以现实质感。

长篇小说《夜北平1938》以大众喜闻乐见的谍战题材呈现抗战历史叙事厚重、深刻的质地与风貌,也对这一题材所蕴含的广阔而深邃的文学特性进行了探索。



长征

第6059期



红船颂(中国画)

陆千波作